



纯白之约

□李晚照

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季节作为美好生活的邀约，我希望是在下雪的冬季，还要选一个有泉水的城市，姿态各异的泉汇聚成深深浅浅的湖，又有秀丽小山添一份风骨。这样的想法很奢侈，而济南在无意中全拥有了。

泉水是暖的，在冬日的落差下泛起缥缈烟霭。湖山围炉，水墨清浅，当雪落进泉水里的时候，情绪是温润的，表达是恣肆的。雪手执北风，在湖面上挥毫作画，或皴或擦，迅速几笔，便绘出了湖上隐隐点翠的湖心岛，还有蜿蜒的石拱桥和观景亭，偶尔有人物走进画面里点缀一下。花树落尽繁华，骨架曲折委婉，浅黛低垂，雪把树木休眠的情绪一条条勾勒出来，裹上了一层层厚厚的皴白。墨绿色塔松更显沉稳，密密的松针上托着大朵的白雪花，原本硬朗的气质变得温和灵动起来。

大明湖的边缘水域，夏日的荷花已经退场，只剩下赭色枯荷莲蓬。荷梗高高低低，曲曲折折，与水中的倒影构成一个完整闭合的图案，弧形、菱形，甚至一颗颗完整的心，染白的荷梗冬日心事清晰凸现。寂静的莲蓬活泼起来，挨挨挤挤，每个莲蓬盖里都掬着满满的一盏白玉琼浆，快将这份冬日的醇浓一起干了吧。

湖中的野鸭、凫不肯躲起来，气定神闲地浮在湖面上巡视领地，偶尔扬头看着雪，见雪落下来便不见了，若有所思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就拍拍翅膀钻进水下去了。鹭鸟气质卓然，舒展羽翼在天空与湖面之间来一段惊鸿舞，之后站在枯荷梗上摆一个很酷的姿势。雪便沙沙几笔，绘制了一幅图画。鹭鸟扑打一下羽毛上的雪，换个背景继续入画。也有水鸟慵懒的，浮在湖面上，任凭波浪推得它们四处摇摆。麻雀落在岸边觅食，人来不惊，游人只得给它们让路。雀儿看见雪花落地，便去啄食，结果啄了个寂寞，甩甩小嘴，不好意思地往周围看了看，振翅振翅飞走了。

纯白背景下，湖水呈水晶般的青蓝色，风撩拨涟漪的弦，有层层叠叠的丝竹声向岸边无限延展。湖岸的亭台楼阁俊逸了许多，粉墙琉璃瓦雕花屋檐下，易安居士曾住，时光穿越了千年，书案卷册上，风骨依旧。风中携带千古清辞的吟哦之声，豪迈的抑或婉约的，至今润物有声。这是这座泉水湖泊之城的文化基点和骄傲，也是凡夫和士子通用的内在气质。

这座城的女子通常是素颜的，雪是她们冬日里最好的妆容。女孩们大都有一个古装情结，纷纷盛装而出。孩子们在雪地里撒欢，把雪塑造成他们想象的样子，形态各异的

雪人粉墨登场，和孩子们一起欢笑。年轻情侣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美好的时刻，一对对在湖畔泉边游逛，度过悠闲时光。他们也在探索满意的雪景，女孩儿是一定要拍照留念的，爱她的男孩儿会捕捉到她最美的一面。

超然楼从塔尖到一层层的雕檐，被雪重新雕琢了一番，添了些软糯的气质，像多层蛋糕塔，让岁月往昔变得甜润了。一对夫妇在塔前亲密合影，他们八九岁的小儿是个非常尽职的摄影师，为了把高高的塔和父母全都收进手机镜头，小儿趴在雪地上匍匐挪寻找合适的角度，认真的小脸可爱又温暖。

或许是为了映衬雪景，一位阿姨一身鲜艳的红装，与老伴同游。这身从头到脚的红装还真让她美了不少，老伴是她的专职摄影师，技术如何且不论，尽责又有耐心，脸上带着宠溺的笑。或许在老伴眼里，她是最美的风景。

人群中出现了一对很老的夫妇，让人模糊了时间概念。两人背驼得几乎和地面平行，分别用一只手拄着拐杖，另一只手牵着也可以说互相搀扶着，蹒跚前行。两人努力抬起身子，让目光尽量高远一些，沿着积雪的湖岸走着，殷切地看着粉雕玉琢的世界和碧波荡漾的大明湖。老太看着老者：“天怪冷的，我们可以不出来的。”老者拍拍老太的手：“没事，挺好。”老夫妇走得很慢，小碎步一点一点挪。路人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，装作无意识地让开，尽量不遮挡他们的视线。老夫妇面含微笑，看雪，看人，对每个人都温暖地笑。纯白的雪在他们的微笑里一点点融化，静静地渗入路人最隐秘、最敏感的内心深处，也落进了很多人眼里，润湿了眼角。

风景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有爱你的人一起欣赏。大明湖的冬天，是一种天赐生态，更是一种生活映照。泉升腾成雪，雪落复入泉，冷静温润，沉淀了纷纷扰扰的情绪。雪晴了，一切都重新开始。欣赏大明湖的雪，要抓紧时间，甚至冒着风雪。济南的雪会戛然而止，天气转暖。雪的性格多了一份俏皮，清清凉凉地扑倒人的情绪，莞尔一笑溜走了。

老舍先生说，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，这个词儿让人心里瞬间亮堂。没错，即便是一场大雪之后，便立刻晴了，真的是响晴响晴的，阳光明媚得有些失真。初春时节偶尔也会下一场大雪，待雪晴之后，忽然有一天，水墨枝头便泛绿了，某个角落里冒出零星的花骨朵。从梅花迎春开始，春天的色彩次第出现。无论是来这座城一次，还是居于此，沿着飘雪的冬天一路走下去，走着，走着，春天就到了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作协会员)

【原乡切片】

□吴瑞芳

“危峰巖窠窥沧海，返照微茫落翠屏。”这是明代“海岱七子”之一刘澄甫的诗句，描绘的是青州劈山“劈峰夕照”的独特景致。

“劈峰夕照”是古青州八景之一，是劈山的灵魂。每当夕阳缓缓滑向西边的山脊，金色的光芒洒满劈山周围，山水一色、天地同辉，斧劈刀削般的双峰在晚霞中呈现出梦幻迷离的绚烂色彩，分外苍劲壮美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石井水出南山，山顶洞开，望若门焉，俗谓此山为劈头山。”而在民间，劈山拥有很多古老而绮丽的神话传说，单是名字的由来就有好几个。

据传，二郎神杨戩为了帮助愚公移山，用扁担挑着两座大山往东海里填。走到青州府时，忽然一座山豁鼻了，剩下一座山也不好挑，只好放下了，豁鼻的那座就叫劈山，另一座是云门山。第二个说法是，当年秦始皇巡视全国到达青州府，登临云门山祈福时，发现周围的山上蒸腾着帝王之气，为保江山永固，他派人将劈山之前称“人面山”)和云门山都凿穿。还

神秘的劈山

有一个说法是，东晋青州刺史羊穆之于公元410年筑东阳城，勘察风水后，命人将劈山一分为二。而南燕皇帝慕容德的棺木有可能藏在劈峰之下的传说，更让劈山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。就连光绪《益都县图志》卷九也记载：“《齐记补》：益都城在山阴，其云门、劈山皆始城者疏凿以宣风气，疑皆郭大夫筑东阳城时所。”郭大夫即郭璞，被誉为风水学鼻祖。

劈山，坐落于青州市城南约6公里，由劈峰、神龟峰、人中峰、佛鼻峰四峰组成。双峰之间的缝隙深十几米，最宽处近三米，陡直峻峭。山顶相对平坦，最窄处不足两米，两边十几米深的悬崖峭壁令胆小者望而却步，也成就了无畏的攀登者。从山脚到山顶，原生态的碎石小路，曲曲弯弯地写着“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”。手脚并用是攀登劈山的唯一模式，“再也不来了”是很多人胆战心惊时的心里话。

劈山的四峰还是青州山体巨佛的下巴至鼻尖部分。斜颈细看，挺拔高耸的鼻尖(佛鼻峰)，圆润厚实的双唇(神龟峰为下唇、人中峰是下唇)，轮廓清晰的下颏(劈峰)，将

劈山勾勒得既庄严，又不失温情与柔美。

自古至今，劈山以其完整的原始状态吸引着探幽寻胜的探险者，历代的文人墨客在崖壁上题诗刻字，汇成一幅跨越时光的文化长卷，让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多了几分人文的魅力。明代正德年间的青州知府朱鉴(号岚溪)就曾留下“劈峰未许人先到，半日还容我独偷”的草书题刻；时任青州府同知杨谏的“老叔年年春管，劈峰面面云垂”等石刻刻画了劈山的险峻与空灵，让人心生向往而一登为快。

站立山巅，群山的风骨一览无余，扎根在绝壁缝隙中的植物尤其令人动容。掩映在绿树红瓦中的民居炊烟袅袅、古朴鲜活，广福寺的钟声悠远绵长、轻叩心扉。猎猎而过的山风，带着草木的味道和夕阳的温暖，长空雁过，衔来明代李本纬的诗句：“巖崩崖断，空青两界通。分披霄漏碧，倒影射翻红。霹雳惊神斧，巉岩怒鬼工。挥戈傥有术，回照意何穷。”静谧壮美的劈山在熔金般倾洒的夕阳中，绚烂如画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【共享记忆】

菜场里的“B级哲学”

□余娟

清晨六点，菜场水产区飘着咸腥的晨雾。阿珍踩着雨靴从三轮车上卸货，塑料筐里银鳞闪烁的鲫鱼扑腾得水花四溅。她正朝隔壁蔬菜摊扬声招呼，围裙兜里揣着的手机突然震动——昨晚订的十斤小龙虾到货了。

这位扎着麻花辫的摊主，眉眼弯弯像月牙，倒与《武林外传》里的祝无双有几分神似。她掀开保温箱盖的瞬间，白雾裹着龙虾张牙舞爪的架势扑面而来。“瞧这青壳红爪的，昨晚刚从盱眙运来。”阿珍抄起网兜，虾群在箱底弹跳如蹦床一般，“您要红烧还是蒜蓉？我给您挑肚皮干净的，省得刷起来费工夫。”

阿珍的摊位在菜场东南角，三年前这里还是家卖进口零食的精品店，撑了八个月就挂出转让告示。再往前是网红奶茶店，开业时排队长过春运，结果半年后连吸管都蔫巴巴的。倒是阿珍这方十平方米的天地，从活虾到螺蛳，从泥鳅到黄鳝，

愣是把“水族馆”开成了菜场顶流。

头两年阿珍也迷信“A级货”，专挑个头最大的基围虾，结果运输损耗太大。她晃了晃手机里存的照片：某次进货的“巨无霸”虾，到摊位时半数已直挺挺死掉，“后来发现，中等个头的反而皮实，不娇气，也不作妖。”这番“B级哲学”源自对市场的精准把脉，阿珍算过账：同样日销五十斤虾，A级货进价贵三成，运输要加冰保鲜，到店还得用增氧泵伺候；B级货省下的成本，够给每份虾多配两包秘制蘸料。

“您看这小龙虾”，她抓起一只张牙舞爪的虾，“壳薄肉满的才是精品。”说着突然压低声音，“上周有位大厨来批发，专挑青壳虾，说这种肉质更弹。我当场给他表演了个虾壳透光术——对着太阳举起来，能看见虾肉轮廓的才是上品。”顾客听得直乐，当场多买了两斤。

阿珍的“B级选品法”堪称玄学：看虾须要整齐，摸虾尾得有力度感，

闻气味得带着湖水的清冽。她甚至研究出“虾语十级”——虾群在保温箱里发出“沙沙”声是舒适，突然安静可能是缺氧，集体蹦迪则说明温度太高。

最绝的是她的“废物改造术”。剩下的虾壳晒干磨粉，是天然花肥；卖剩的螺蛳挑出肉冻起来，煮面时丢两颗瞬间提鲜；就连装虾的泡沫箱，都被她改造成多肉植物花盆。

如今阿珍的摊位成了菜场网红打卡点。退休教师组团来学挑虾，宝妈们蹲在摊前交流辅食食谱，连附近写字楼的白领都专门绕路来买午餐便当。“您说我这算不算B级人生？”她擦着汗笑问，没大富大贵，但把平凡日子过出了龙虾般的鲜活劲儿。

夕阳把菜场的屋顶染成橘红色，阿珍的保温箱又腾起白雾。新到的花蛤吐着泡泡，像在应和她的“B级哲学”：生活从不是非A即B的选择题，有时候，带着小缺憾的B级选项，反而能烹出最动人的烟火气。带点泥腥气的，才是活色生香的人生啊！